

世紀之愛

冰心與吳文藻

●萬國雄

雖未同死但求同穴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文藻在北京醫院帶著親友們的摯愛真情去了，他最愛的冰心卻因右腿骨折行動不便而未能與他訣別。

吳文藻享壽八十五歲，他與冰心心相印，一往情深，已邁過人生寶貴的「金婚」良辰，吳文藻可以安息了。

吳文藻遺囑將他的骨灰投入大海，冰心叫子女們暫時把吳的骨灰盒寄存在北京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待他百年之後，將她的骨灰和吳的骨灰一齊投入大海，同翻巨浪，共滾狂潮，永遠永遠。

定居美國現年九十五歲的顧毓琇，當年和吳文藻同時同船認識了冰心。他與冰心有著深厚的友誼。他曾偕夫人王婉婧於一九八九年訪問北京時，往祝冰心九十大壽，並作詞「臨江仙」相贈：

風雨同舟周甲子，新詩玉潔冰清；南溪西蜀弄簫笙，抗戰風雷起，凱歌慶太平。

講學燕京桃李盛，文章報國豪情，元宵圓月壽星明，九十康強頌，蟠桃祝百齡。

與此同時，巴金也送去玫瑰花一百朵，祝冰心長壽百年。

顧毓琇今天思維敏捷依舊，記憶力特強。今年三月二十六日給筆者的信中，對當年冰心與吳文藻之間的奇緣，津津樂道，歷歷在目。

船上邂逅姻緣天成

那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一批中國留學生興高采烈地在上海黃浦灘碼頭登上美國郵船傑克遜號，開始兩星期的橫渡太平洋到達美國西雅圖的航行。

這批中國留學生中，有清華學校一九二三級的大學生吳文藻、顧毓琇、梁實秋、孫立人、吳景超、吳大鈞、吳卓、應尙能、王書林、趙敏恒、徐宗涑等百餘人；另有清華

學校的專科生李書田、朱物華、石超庸等十人及燕京大學的冰心、許地山等四人。

冰心和許地山曾同任《燕京大學週刊》編輯，早已結為文友。他倆在船上同為顧毓琇和梁實秋主編的海上壁報文藝欄「海嘯」寫稿，並參加了「海嘯」的座談會。

冰心登上傑克遜號郵船前夕，先期留美的燕大女同學吳樓梅寫信託她在船上尋找清華學校的弟弟吳卓。上船後的第二天，冰心請許地山去找。許匆忙中拉來了吳文藻；姓對上了號，名卻天差地遠。既來之則安之，冰心邀請吳文藻參加他們幾個燕京大學同學正在玩耍的沙袋遊戲。玩罷遊戲，兩人倚在船欄上閑談起來；冰心對吳文藻的穩健和坦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船時，大家爭相寫下彼此在美國的通訊處，約定今後互通信息。冰心進入波士頓的威爾斯女子大學後，收到許多同船男女同學的來信，冰心都只用威校的風景明信片作復，獨對進入新罕布什州達特默思學院的吳

文藻，寫了一封信。

落花有意流水含情

從此以後，吳文藻每逢買到一本文學的書，自己看後便寄給冰心。冰心收到馬上閱讀後，又寫出讀書心得寄給吳文藻。一書接一書，一信連一信；心靈漸相通，情趣益相近。愛情的種子發出了綠芽。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波士頓的中國留學生在波士頓美術劇院為美國同學上演話劇《琵琶記》，由顧毓琇編劇導演，梁實秋將該劇譯成英文並飾蔡中郎，謝文秋飾趙五娘，顧毓琇飾宰相，冰心飾宰相的女兒。聞一多從紐約前來繪畫佈景並為冰心化裝。波士頓向為音樂戲劇中心，這次演出得到該地報刊的好評。聞一多為這次演出賦詩一首：

「一代風流薄幸哉，
鍾情何處不優俳？
琵琶要作誅心論，
罵死他年蔡伯喈。」

《琵琶記》演出之前，冰心寄給吳文藻一張入場券。吳回信說功課太忙不能前來。但劇後的第二天，去訪問冰心的中國男同學中，卻出現了遠道而來的吳文藻。

冰心入學不到九個星期，肺病復發，先住聖卜生療養院，後遷青山沙穰療養院。許地山專程從紐約到波士頓會同顧毓琇去看望冰心。吳文藻這年冬天到紐約度假路過波

士頓時，也和幾位波士頓的清華同學前往慰問。

冰心在病中特別思念母親，她含淚寫了一首《寄母親》的詩寄給母親。母親說：「讀後也忍不住下淚。」「我們是相依為命的，不論你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你的母親的心魂總是繞在你的身旁，保護你，撫抱你。」

十六年後，顧毓琇請冰心寫的一條幅中，冰心回述她當年的感想：

「別離碎我為微塵，和愛和愁病又把我捏了起來，還加上一分智慧。我起來試走，我軀體輕健；我舉目四望，我眼光清澈，遍天涯長著萋萋的芳草。我從此走上遠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謝病和別離，二十餘年來，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

經過七個多月的精心治療，冰心病癒回校了。

日月飛逝，春去夏來又春夏，轉瞬便是冰心和吳文藻準備考碩士學位的時候了。考碩士學位需要考第二外國語，冰心便在一九二五年夏到綺色佳的康耐爾大學暑期學校去補習法文。

冰心到了那裡，發現吳文藻也來了；吳事先並沒有告訴冰心。

他倆每天課餘到景色綺麗的綺色佳遊山玩水；每天晚上從圖書館出來並坐在石階上談天說地。綠色的愛苗與日俱長，綻放出紅花。一對佳偶在綺色佳訂下了終身。

愛花結果佳偶良緣

一九二六年夏，冰心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回到母校燕大教國文課。吳文藻升入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於一九二八年冬才回國到了上海。吳行裝甫定，便到上海冰心的父母家與冰心舉行了訂婚儀式。男方的介紹人是胡適博士，女方的介紹人是張君勱。這時，顧毓琇還留在美國麻城理工學院攻讀科學博士學位，許地山和梁實秋也天各一方，他們都未能參加其訂婚儀式，以後也沒有參加其結婚典禮。

不久，吳文藻回國後也應聘到燕京大學教社會學並任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冰心和吳文藻在燕大校長住宅臨湖軒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結婚典禮。這臨湖軒的匾牌也是胡適題寫的。

白話文的倡導者胡適曾高度評價冰心：「（當時）大多數的白話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種適合於這種新的語言形式的風格，但他們當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的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經受過中國歷史上偉大詩人的作品的薰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給這一新形式帶來了一種柔美和優雅，既清新，又直截。」「不僅如此，她還繼承了中國傳統對自然的熱愛，並在她的寫作技巧上善於利用形象，因此她的風格既樸實無華又優美高雅。」

冰心特別偏愛散文這種文學形式，她認

爲「我們中國是個散文成績最輝煌，作者最眾多的國家，不管他寫的是『銘』、是『傳』、是『記』、是『書』、是『文』、是『言』，都可以歸入散文一類。散文可以寫得鏗鏘得像詩，雄壯得像軍歌，生動曲折得像小說，尖利活潑得像話劇對話；而且當作者『神來』之頃，不但他筆下所揮寫的形象光華四射，作者的風格也躍然紙上。」

冰心留學美國期間所寫傳世之作《寄小讀者》，便是一部柔美優雅的散文集，別具一格，雄步文壇。字裡行間閃爍著冰心熱愛兒童的一片冰心。兒童是人類的花朵，兒童是人類的希望。冰心希望社會把兒童培養成爲更誠實、更勇敢、更高尚的人。這個散文集自一九二六年出版以來，迄今已發行近三十版，並翻譯成英、法、日、德文字在國際上廣爲流傳，擁有億萬個「小讀者」。初版三十二年之後，《再寄小讀者》問世，該是奉獻給當年「小讀者」的後代了。「文革」以後，又迎來《三寄小讀者》；冰心關心一代又一代兒童的成長，她的心始終和兒童的心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大喜生悲母魂歸天

新婚後不到半年，冰心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忽然收到母親催她南歸的電報，冰心頓時意識到這是母親病危的信號。她心急如焚，恨不得馬上飛到母親身旁。她思緒萬端，往事一幕一幕地在兩眼前閃現。

冰心回憶四、五歲時，母親手把手教她識字，是她的第一位啓蒙教師。七歲時，母親又引導她跨進了五彩繽紛的書庫大門，見書便讀，有文必看，從而奠定了她堅實的文學基礎。母親教導她尊敬生命，寶愛生命，對人類沒有怨恨，於是形成了她「愛的哲學」，鑄造自己求真達善向美的人生。爲了報答慈愛的母親，冰心一心一意想學醫，將來好給體弱多病的母親看病。她讀中學時，對理科特別用功，到大學選讀理預科。但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衝擊下，冰心對寫作產生了極爲濃厚的興趣，從而改讀文科，其文學天才像火山一樣爆發出熊熊烈火，創造了她光輝燦爛的文學生涯。

母親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疾病一天比一天加重；可是，冰心未能成爲一名醫生，看護在相依爲命的母親身旁，以減除母親的痛苦，冰心內心是多麼愧疚啊！

岳母病重了，吳文藻也非常焦急，因教務緊張，吳文藻只能護送冰心從北平乘火車到天津。冰心獨自坐輪船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到達上海。母親胃病和咳嗽復發，氣息微弱，骨瘦如柴。冰心在侍候母親的最後半月，經受了世間最大的痛苦；一方面她最愛的人抱著最苦惱的病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從她的腕上臂中消逝；一方面她又耍裝歡笑，在旁伴著，聽著，看著，冰心心都快碎了，眼淚快流乾了。

那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夜，母親終於

氣衰力竭，停止了呼吸，後來安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內。冰心深情地剪下一縷頭髮，連同母親一直珍藏起來的冰心第一次剃下來的胎髮，以及冰心大學畢業時得到的一把「斐托斐」名譽學位的金鑰匙，一齊作爲殉葬品，以此來寄託她對母親堅逾金石的爱感之心，表示在她未走之前，先隨侍母親於九泉之下了。

母親去後的一月中，冰心在上海連續給吳文藻寫了幾封信：

「我從此是沒娘的孩子了，我的悲痛，我的傷心，豈是千言萬語說得盡？」

「因著母親之死，我始警覺於人生之短促。生前如不把溫柔嗜盡，死後就無從追討了。我對於生命的前途，並沒有一點別的願望，只願我在一切的愛中陶醉、沉沒；這情愛之杯，我要滿滿的斟，滿滿的飲。……人生本質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愛情過重。但是，我們仍不能不飲鴆止渴，仍從生痛苦的爱情中求慰安。」

燕京大學把燕南園裡一座小樓分配給冰心和吳文藻居住。新房環境幽雅，佈置整潔。在燕大近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們和學生們融洽相處，交了許多知心朋友。學生們視冰心爲姐姐，盡吐衷腸。冰心不辭辛勞，課餘竭力爲學生們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

吳文藻培育學生更是煞費苦心，爲了安排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出國深造，吳文藻趁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休假期間，偕冰心

去日本，往美國，又馬不停蹄地到英國和法國。到法國後，吳文藻再重返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學習「導師制」。於是冰心獨自留在藝術之都的巴黎，渡過了悠閒的、最值得回憶的一百天。

在這近十年中，冰心和吳文藻正值盛年，痛飲情愛之杯，飽嘗天倫之樂。一九三一年大兒子吳平喜降人間，一九三五年二女兒冰呱呱墜地，一九三七年三女兒吳青又歡慶問世。受盡了母親愛撫的冰心，現在以母親為榜樣，對子女百般愛撫，並教育女兒們將來要做一個像她母親那樣的母親。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顧毓琇和聞一多均回清華大學任教。清華一九二三級在北平的級友顧毓琇等曾聚餐一次，吳文藻偕冰心與會。由於華北局勢險惡，顧毓琇和吳文藻、冰心之間的交往受到了影響。

輾轉赴渝文藻歷險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吳文藻應邀到雲南昆明的雲南大學主持用英庚款設置的社會人類學講座，並為雲南大學增設社會學系擔任系主任。冰心於一九三八年秋才到昆明。不久，英庚款講座停辦，吳文藻應政府號召於一九四〇年初轉到重慶最高國防委員會任參事。冰心則應邀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們在重慶郊區的歌樂山上購置了一座土屋，取名「潛廬」。

歌樂山茂林如畫，嘉陵江橫臥山麓，風

景十分秀麗。他們在那裡居住了六年，直到抗戰勝利。顧毓琇於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曾任中央大學校長一年，沙坪壩就在歌樂山下，與「潛廬」近在咫尺。梁實秋也住到重慶附近的北碚，常邀吳文藻和冰心去作客。孫立人、吳景超、老舍和巴金等，都是「潛廬」的常客。冰心在三十年代便和巴金在北平認識，巴金深知當時冰心一家生活比較困難，冰心在國民參政員的收入只抵一擔白米。於是巴金便把冰心當時所寫〈關於女人〉一書，從剝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來交給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使冰心得到一筆較豐的稿酬。

最令冰心提心吊膽的，是吳文藻於一九四二年春患上了嚴重的肺炎，住進歌樂山下的中央醫院。吳文藻躺在病榻上高燒不退，一天、兩天、三天，一直延到十三天，脈搏只有三十六下了；冰心感到天昏地暗，已經絕望。不料吳文藻驀地一個翻身，一口長氣，一身冷汗——轉折點終於等到了。

吳文藻大病初癒，便於一九四三年應邀參加以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琇為團長，吳俊升、沈宗濂和他本人組成的「中國訪問印度代表團」。一九四四年底，吳文藻又赴美參加「戰時太平洋學會」，會後訪問了哈佛、耶魯、芝加哥及普林頓等大學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們戰時和戰後的研究計劃和動態。

東瀛進修相偕返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抗日勝利鐘響，冰心和吳文藻歸心似箭，渴望早日回到北平，看看寄放在燕京大學課堂樓上的十五只大木箱，別來無恙否？木箱裝滿他倆多年積存的日記、書信、書籍、筆記教材、照片及字畫等。這些無價之寶不幸全都丟失了。

一九四五年底，他倆由重慶到達南京，正準備回燕京大學繼續任教，為比他高一班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受任為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邀約吳文藻擔任該團政治組長，於是吳文藻和冰心在一九四六年初和十一月，先後到了日本。

在日本的五年裡，吳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和許多美、日專家頻頻接觸，深入觀察、了解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作出專題研究。日本社會對冰心這位中國當代傑出的女作家給予優厚的禮遇。冰心受聘到東京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課」，並為日本報刊寫些小文章。

一九五〇年七月下旬，顧毓琇攜眷由香港乘輪途經東京轉赴美國講學。顧拜訪了朱世明、謝文秋伉儷及吳文藻、冰心伉儷。吳文藻告訴顧毓琇，他已向朱世明提出辭職，準備返回大陸。經過一番周折，吳文藻和冰心於一九五一年回到了北京。

吳文藻經過兩年學習之後，於一九五三年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國內少數民族的情況。其時，社會學、心理學等已為禁區，吳對本行已無用武之地。

冰心和吳文藻同住在民族學院內，揭開她創作新的一頁，寫了不少小說和散文，並翻譯了一些外國文學名著。

一九五三年，冰心參加了中印友協代表團訪問印度。一九五八年冰心到蘇聯參加「亞非作家會議」，並隨一個代表團到歐洲訪問。

轉機天降劫難收場

中國大陸反右期間，幾乎所有社會學學者，都被劃成右派分子，費孝通名氣最大，劃在最新。一九五八年四月，吳文藻隨之被劃成右派，被撤銷民族學院研究室主任的職務，並被剝奪了教書權，送進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了，更大的劫難降臨。吳文藻和冰心一齊靠邊站，同住牛棚，同挨批鬥。一九六九年冬，吳文藻被調到京郊石棉廠勞動，到一九七〇年夏，又轉到湖北沙洋民族學院的幹校勞動。這時，冰心也從作協在湖北咸寧的幹校調到沙洋民族學院的幹校來。夫妻久別重逢，又准許同居，共經患難，苦中有樂。這樣的日子何處是盡頭呢？一年之後，轉機從天而降。

那是爲了恢復中美邦交，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將有訪華之行。費孝通、吳文藻、冰心、鄭平章等八人因而得到起用，被調回北京民族學院成立研究部的編譯室，共同翻譯尼克森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及美國海斯、穆恩、韋藍合著的《世界

史》等。吳文藻和冰心於「文革」動亂的日子中，住在《世外桃園》裡，過著寧靜而愜意的生活，真是萬幸；當一九七三年顧毓琇伉儷訪問北京時，也能和他們正常相見於民族學院了。

「四人幫」被打倒後，吳文藻恢復了工作，精神健旺了。他十分激動地參加了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建社會學的座談會，所作《社會學與現代化》的發言中，深刻闡述社會學與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它肩負著促進社會進步以造福人類的偉大使命。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著種種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研究它們是一切社會的普遍需要。對社會學萬萬不能鄙視之惡之，它居然被揚棄達三十年之久，在甚惜甚！吳文藻強調將社會學的研究與現代化的研究密切結合起來，以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

與此同時，冰心在一九七九年大陸的第四次代會上被選爲作協理事及大陸文聯副主席，這是她應得的榮譽和尊敬。

一九八三年，冰心和吳文藻搬進了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生活安定、環境舒適。他倆享盡了人間「偕老」的樂趣。吳文藻雖有信心爲中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的重建和創新作出貢獻，但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了。兩年以後，吳文藻終於病逝於北京醫院。從此，江蔭文人和福州才女在人世間的情愛，打上了句號。往後，他倆情愛之杯將於冥

冥中在大海裡滿斟滿飲，斟不完，飲不盡。

笑對蕭乾知足修壽

目前，冰心住在北京醫院的一間特護病房裡，看書寫信之餘，和她最熟悉的「餅乾舅舅」蕭乾共同主編《世紀》雜誌，繼續耕耘中華文藝沃土。朋友們和讀者們不斷給她送書、寫信、獻花；還有送「冰心紫砂名片」的。她又不斷將保存的書畫贈送給巴金倡議建立的中國現代文學館。

冰心表示：她走之後，她書架上凡有上下落款的書籍，全部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蕭乾是冰心在七十多年前便認識的老友，比冰心整整小十歲；冰心一直把蕭乾當成自己的一個「弟弟」，蕭乾對冰心也以「大姐」相稱。

姐弟倆感情深厚，來往親密。蕭乾本名蕭秉乾，當年冰心的孩子們將秉「乾」的「乾」（音前）誤讀成餅「乾」的「乾」（音甘），餅乾乃是孩子們喜愛的美味點心，因此親熱地叫蕭乾爲「餅乾舅舅」，迄今也未改口。現在每當提起蕭乾這個名字時，冰心便不禁會心微笑了。

本文結束之時，筆者謹引用我們中央大學老校長顧毓琇的佳作《心中無事》一詩，祝福冰心老人長壽！長壽！更長壽！一百歲不是終點，爭取做一位「超世紀高齡人」。

「知足能修壽，心虛乃悟空。
雲霞趨意境，松柏仰高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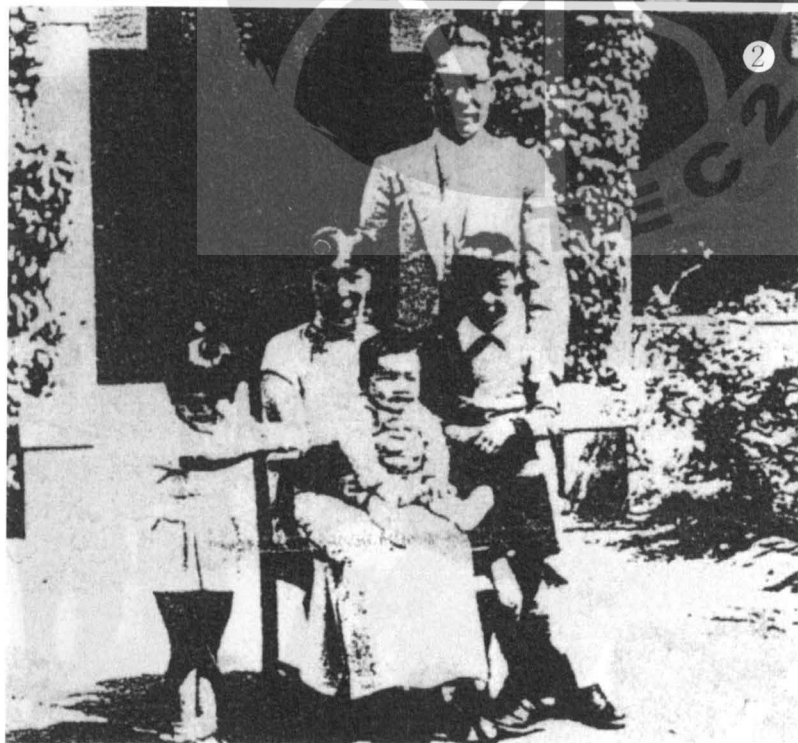


①女作家冰心（左二）為兒童們講故事的神情。
②冰心（左）一九一八年與母親（中）及弟弟（右）合影。



- ①在福州女子師範預科求學時的冰心。
- ②童年時的冰心。
- ③冰心 1992 年在書房留影。





① 冰心（前左二）與前右起：趙清閣、陽翰笙等老友合影，前排左為巴金。
② 吳文藻（後立）冰心（前坐）與兒女們一九三八年燕南園住宅前合影。



①冰心（左一）早年與同學在北京貝滿中學合影。

②冰心 1923 年在燕京大學畢業時留影。

③吳文藻（左六）與冰心（左七）1925 年與中國留美學生合影。





①冰心（二排右三）與吳文藻（二排右四）1929年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婚禮時留影。

②1957年冰心（二排左四）與郭沫若（前排左二）包爾漢（前排左四）陳毅（前中）合影。

